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五十二回 雪潤師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

詩曰 謝遣歌兒解臂鷹，半囊詩稿一枝藤。  
難尋萱草酬知己，擬折蓮花供聖僧；  
妻肉慾拋翻有礙，才名久謝號無能。  
鹿門學得龐公法，洗盡家緣是大乘。

卻說今日說這雪潤禪師，係古佛化身，普遍大千世界，為大事因緣，在泰山後石屋修行，假名雪潤，超度宋朝末劫眾生，接引阿羅漢了空成道。先在清河縣觀音堂行腳施茶，後來孝哥遇難出家，改名了空。又住錫在王杏庵善士村毗盧庵裡，一住三年。了空因遇了家人玳安報信，母親月娘在淮安府，辭了雪潤老師，二人往南探母。自是佛法中先完天倫，後成正覺的道理。一去三年。這雪潤和尚一個人在庵子裡，沒個徒弟，燒火掃地，種茶打水，俱是自己。招了一個道人，是汴梁避兵走下來的，生得虎頭鷹眼，一部黃鬚，拿個木魚，庵上化齋。見雪潤家下無人，情願隨師父修行，剃落為僧。雪潤大喜，擇日與他剃髮，起名了塵，叫他燒火造飯，掃地淨廁，雪潤和尚還幫他一半。

原來這佛教中，叢林裡多有不學好的游僧游道，借出家二字遮掩著十方。這道人原是汴梁大盜王善標下游兵，後因留守東京，宗元帥死了，各人逃叛。又犯了法該斬，卻走下來裝做道士在毗盧庵藏身，那裡有真正出家的心腸。初時只說雪潤和尚在此安閒，吃自在飯，哪知他是出家苦行的僧，行普賢的行，從早忙到晚。四更起床來打水燒火，才忙得飯熟，又挑糞擔柴。一個老和尚幫他做一半，還不得手腳略閒一霎。做不到半年，被老和尚用禪杖打過二次。常是罰跪清規，在佛前跪兩枝香，還不許起來。不提防這了塵存心，等待老和尚出門上村裡去了，卻弄起一把火，大殿是個草房，接起火來，卻忙去村裡叫人救火，急等人來，大殿已燒了兩間。剛救得一尊佛出來，燒得好似個炭人一般，但見：

烏眉灰面，爛額焦頭。三十二相好，何曾留得白；毫光千億萬，化身無處逃。將回祿劫地，水火風跳不出袈裟苦海；生老病死，那裡有不壞金身。清涼法雨不沾濡，火燄諸天誰解救？

王杏庵同著雪潤和尚救滅火，請出雕的一尊檀香金像，燒得煙燻火燎，通不莊嚴了。這王杏庵甚不過意，只說大家佈施銀子，另雕新像不提。這老和尚也不憂不惱，笑嘻嘻道：「這塊木頭，原多出些這里礙來。依我如來法，原不曾有像。教眾生人人自覓他的佛性，謂之滅度。只因佛滅度後，天人諸國，分去舍利，各國供養。思慕佛的面貌，一時不得親見，西域優填王，起造一尊佛像來，以金為寶，卻使真金了。因此金身相傳東土，添了許多色相，人人反執像是佛，不能反身見佛。因立佛像，倒做了叛佛求像。」即時取一把劈柴利斧來，將那火燒的佛像乒乒乓乓砍得稀爛，王杏庵合掌念佛，那裡敢勸，砍到佛腹中間，只聽一聲響，迸出一個紗囊來。卻是甚麼東西？但見：

寒光的礫，瑞彩陸離，光溜瀟瀟龍頰下，摘將一串瑤水；圓陀陀老蚌胎中，吐出幾輪明月。龍女擎來，洗淨六朝全不動；牟尼頂出，光明萬劫照初圓。凡夫貪愛，豈能剖腹深藏；楚國珍奇，未必走盤照乘。洗垢自成如意寶，辟塵實有定心珠。

當初薛姑子在日，曾收吳月娘一百八顆胡珠，縫在一黃紗袋中，藏在佛腹之內，又叫匠人使金漆補了，今經十餘年來，沒人知道。今日活該此珠出現，以助修造佛功德，豈不是件異事，有詩曰：

剖腹縫珠事莫疑，人人衣底有牟尼。  
安知珠得依然失，珠去珠還佛自知。

王杏庵和一起救火的檀越善人們見長老劈佛，心裡不忍，大家都有些氣憤。方才要勸，忽然劈開胸腹，漏下七八寸的紗袋來，乃是一串數珠，一百單八個指頂大胡珠，足有十二兩重，實是無價之寶。不知此珠何來，豈不是天賜奇珍以完佛事。這雪潤和尚即忙拈香禮佛三匝，同大眾和佛大叫阿彌陀佛，至靈至感觀世音菩薩不絕。依著王杏庵勸住長老不可劈壞佛的下身，長老不聽道：「有此佛珠，另造新像，蓋起大雄寶殿，廣立叢林，不如火化了此像吧。」即時用火架起，只聞一天檀氣，化而不留。這裡眾人拜了韋馱，發願另造佛堂去了。這一百八個明珠在雪潤手裡，一時沒處收藏，倒是一件罣礙。想了半響，只有一件破衲綴碎補禪衣，是我自己出家的。到晚上燈下無人，悄悄將珠子取來，折開胸前一方破補的衲衣，在中間，用線密密縫起，誰知他衣褐懷玉？

卻說這了塵是個積年強盜，放火時原要走的，因庵上無物可偷，空身出去又沒盤費。不料見了此等明珠，千金之寶，正要設計圖謀。取了一口切菜刀來，等半夜殺了老和尚，得此珠寶去罷。到了三更時分，了塵取刀，先已磨得風快。行到禪堂窗下，見老和尚縫衲藏珠子哩。看得分明，兩雙腳一似釘住一般，到了天明，還那不動。只見老和尚房裡開門，拿著一根禪杖下床來，嚇得了塵走不迭，把刀丟了，卻取個掃帚來掃那破屋下磚灰。老和尚道：「了塵，你把這燒壞的木料磚石，各自一堆堆起，後廊上我自己去打掃罷。」取了個竹筐木鋤往後廊上去了。丟下房門，只一領破衲撇在炕上，料沒人知道中間有寶。卻不知了塵半夜來害他，早看在眼裡，一見了老和尚上後廊去，料有半個時辰，看了看房門不曾鎖，一領衲子丟在炕上哩。即忙進去取了衲衣，拿個木魚桿棒，往外就走，不走大道，從小路落荒往南而去。詩曰：

才得逢珠即失珠，不逢碧眼即逢愚。  
由來罔象真難覓，赤水茫茫海又枯。

不說毗盧庵被賊僧了塵偷去明珠一百單八個，單說那王杏庵從來奉佛齋僧，因自己兄弟妻子俱無，年過古稀，想來一生立的萬金家業，都沒處去用。見毗盧庵草殿遭火，佛像現珠，有此一件奇事，豈不是天獻佛寶。我的一點至誠，感動觀音菩薩，如今造起一座大寺，另換金身，也不枉我王杏庵為善一場。

那日辭了雪潤和尚回家，將一村裡平日同心檀越齋公們，請將來客廳裡坐下。王杏庵合掌當胸道：「眾位鄉鄰親友在上，我想毗盧庵火災，要從新創立，一時不能湊出錢糧。我老拙一生一世，積得一個小小家私，原和兄弟子支撐門面；如今兄弟無人，子女沒有，留下這分家私，也無處費用。只有幾個族人，也是掌不起財的。如今要學個給孤長者，雖沒金磚布地，那龐公放來生債，也完了自己一片心。今日請將眾親鄰來，把家中莊產銀錢，糧食牲畜，開出一本清冊來。我自己一人不能料理寺上大工，分在眾人領了執事去。或是管燒磚瓦，置買木料，包管匠役，金漆油粉，只要百日立成了佛刹，卻不算計費物多少，大家共成勝事，也完了這修造佛事一場功果。」說畢即叫了兩個都管來，把家內庫藏打開，只見：

白的是銀，黃的是金，掘開地窖，四方打就銀磚；擎起天平，十換鑄成金餅。管衣服的架排錦繡，穿不盡異錦綾羅；管珠寶的櫃滿琦珍，識不透前朝寶玩。縱使素封倚頓，不將青蚨羨陶朱。

眾親鄰看了一本冊子，約有十萬財帛，都驚誇不盡。又將後圓倉圍取開，真是：

乃積牙倉，庾盈廩滿。稻梁充仞，三十年吃不盡的餘糧；米麥朽陳，萬戶侯算不清的豐數。饒使魯肅指圍，不妨公瑾分春。紅鮮何用羨陳倉，白粲不須誇洛口。

眾親鄰看了倉圍，足有十萬餘糧。又將驟馬牛羊，各店債簿，一一開明，也是個積年勤儉的田舍老，百貨充盈的增福神。又有高樓曲閣，彩畫的廳堂。水碓山場，果園菜圃，米店布店，油房面房，件件是有天理的生涯，順人情的利息。驟馬成群，牛羊上萬。王杏庵把家私分作三分，一大分修理佛事，二小分周濟貧人，瞻養宗族。以前欠債，各店帳目，一火而焚。這才是撒手到頭留不住，回心轉眼總歸空。不消一月，這親鄰們領去金銀，質木興工。也有燒磚瓦買木石的，也有上臨清買顏料金漆的。哪消半年，蓋起三間琉璃大雄寶殿，雕了一尊檀香毗盧佛，比舊像高二尺。前後山門，禪堂、廚房、經閣一齊造起，金碧輝煌。雪潤老和

尚，因不見了明珠要去遊方尋覓，因造大寺，又住下了，自己燒火管理工匠的齋飯，閒了去打掃東淨。請了一位法師，是汴梁來的大相國寺和尚，法名性朗，來講三部大經。即時修得一座草庵，成了大刹叢林。功成之後，王杏庵也將自己住宅改做一庵，供養觀音大士。忽然一日請將雪澗和尚同眾善信，說了數語，合掌坐化，遺命留龕，立於毗廬寺後不題。未知雪澗和尚後來功德何如。正是衣底佛珠迷不見，空中梵閣結將成。